

# 乞丐中的传奇人物

文 / 清河

谈到乞丐，大多数人会下意识地把他们和肮脏、贫穷、疾病等负面词汇联系起来。诚然，这确实是乞丐的生活常态：他们仰食于人，风餐露宿，吃遍人间苦楚，也看尽世态炎凉。然而，正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，却造就了不少名垂青史的传奇人物。

## 乞丐的祖师爷

“三百六十行，无祖不立。”谈起乞丐的祖师爷，我们不得不提到那位身负无数传奇故事的伍子胥了。这位背负父兄血仇、历经磨难逃亡吴国的名士，是楚国大夫伍奢的儿子。因楚平王荒淫无道，杀了他的父亲和哥哥，伍子胥为躲避追杀，一路逃亡。他沿途乞食，历经千辛万苦，九死一生，最终来到吴国。而后，他辅佐吴王阖闾击败楚国，并将楚平王掘墓鞭尸。

司马迁在《史记·伍子胥列传》中记载了他乞讨的经历：“伍胥未至吴而疾，止中道，乞食。”伍子胥被官兵追杀，逃亡途中又不幸患病，只得沿途乞食，可谓落魄至极。

民间传说，伍子胥修建姑苏城时，用糯米做成砖块，埋在城墙底下。他告诉部下，如果国家遇到饥荒，可将城墙扒开，百姓便可得救。伍子胥含冤死后，越国灭亡了吴国，城里闹起了饥荒。人们想起伍子胥的话，扒开城墙，煮食糯米做的砖，因此度过了荒年。人们传说，这是因为伍子胥在苏州乞讨时受了当地百姓的恩，所以报恩于百姓。

后来苏州一带的乞丐便尊伍子胥为祖师爷了。

## 乞丐皇帝

像伍子胥这样的名士，乞丐的身份只是他人生中的一小段痛苦的经历。而中国历史上这位乞丐皇帝，他的传奇经历可能是古今中外独一份的。

明太祖朱元璋出生于一个贫困之家。十七岁时，他的家乡发生大饥荒和瘟疫，父母兄弟相继过世，朱元璋穷得连安葬家人的钱都拿不出来。无奈之下，他只得进入皇觉寺为僧。说是出家，实际不过是一个替寺中僧人服役的小行童。然而，灾荒之年，庙里的粮食也难以维持，朱元璋没做几天和尚，便被打发出去云游乞食。

这段经历被详细记载于《明史》开篇。

三年间，他的足迹遍及安徽、河南各地。朱元璋风餐露宿，行脚乞食，受尽白眼和欺侮，吃尽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。后来，适逢郭子兴起事，他便投奔郭子兴，加入其麾下。由于能力出众，很快受到郭子兴赏识，没过多久便被调入帅府，从此开启了小说一般的传奇人生。

## 乞化度人的神仙

有乞丐名士、乞丐皇帝，那么有没有乞丐神仙呢？那是当然的，在不少故事中都有这样的情节，神仙度人时，为了试探人心，常常会化作乞丐的模样，出现在被度化者的身边，以此考察他的善心和悟性。八仙中，人们熟知的铁拐李的肉身就是一具乞丐的尸体。

《神仙传》中也记载着这样一位神仙乞丐。他名叫李阿，是蜀地人。传说他活了很久，好几代人都见过他，却从未见其容貌改变。他在成都市中行乞，将讨来的东西转送给贫穷的人，经年如此。人们觉得十分神异，有人便去询问未来之事。李阿并不作答，脸上却总会流露出不同的神色。好事之人便从他的表情变化中预测未来吉凶，据说非常灵验。有一个叫古强的人，知道李阿不是凡人，便常常侍奉在



圣君贤臣全身像册中的伍子胥像（国立故宫博物院藏）

他左右，希望得到他的度化。有一次，古强跟随李阿回青城山，因害怕路途上遇到虎狼，便带刀防身。李阿怒斥道：“你和我同行，还怕什么老虎呢？”说罢，拿起古强的刀往石头上砍去，将刀折断。古强十分心疼。到了第二天，李阿又用神通使那把刀恢复如新。

还有一次，古强随李阿去成都，遇到一辆疾驶的马车把李阿给碾压了。眼看着李阿脚断身亡，古强吓坏了。但不一会儿，李阿又活了过来，脚也恢复正常。古强十八岁的时候，李阿看上去已有五十岁模样。到了古强八十多岁，李阿还是五十岁的样子。这么算来，李阿可能是行乞时间最长的乞丐了。

## 圣丐武训

说了这么多乞丐的故事，但最令笔者佩服的，那还是千古丐圣武训了。和所有不幸的人一样，武训出身在山东堂邑县（今山东冠县）的一户贫穷家庭。他七岁丧父，年幼的他只能和母亲一起乞讨度日。

当然，武训是后来的名字，他在家排行老七，所以就叫武七。又因为他患癫痫，常倒地口吐白沫，因此人们都叫他武豆沫。

武训从小非常孝顺，乞讨来的饭菜，只要是他认为可口的，都会先拿去给他的母亲吃。他虽然贫穷，却懂憬着读书。有一次，他路过一家私塾，便走进去想要旁听，可是因为穿着破烂，被里面的教书先生赶了出来。

十五岁时，武训到馆陶县薛店远方亲戚张变征家做佣工，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。他起早贪黑，任劳任怨。但几年过去了，这个亲戚没开给他一点薪水，因为他做了个假账本，骗过了武训。这一次的磨难对他的打击很大，武训在庙里昏睡了三天三夜，醒来后又狂奔三日。从此，他立下了一个大志：要兴办学堂，让穷人有书读。

之后，他开始行乞集资，嘴里还嘟嘟囔囔念叨个没完，他念叨的是什么呢，“扛活受人欺，不如讨饭随自己，别看我讨饭，早晚修个义学院。”“出粪，锄草，拉碾子来找，管黑不管了，不论钱多少。”一个没文化的人突然嘴里都是些顺口溜，还要兴办什么学校，一般人肯定会觉得他是精神受刺激发疯了。

武训四处乞讨，足迹遍及山东、河北、河南、江苏等地。他的口中永远不离义学二字，人家嘲笑他得了“义学症”，他就说：义学症，没火性，见了人，把礼敬，赏了钱，活了命，修个义学万年不能动。

为了办学，武训不但四处乞讨攒钱，还专找最苦、最累的活来干；有时也做卖艺表演，如锥刺身、刀破头、扛大鼎，甚至吞食蛇蝎、瓦片。有些无赖故意羞辱他，他也默默忍受。这样的苦，一般人难以理解。但有一点是明白的：武训放下个人尊严，从来不是为了自己。他说：“不娶妻，不生子，修个义学才无私。”

武训的无私不只是体现在他为了办学而吃苦，他的善，是发自内心的真善。乡里有一对婆媳度日艰难，武训就赠给她们十亩地。他说：这人好，这人好，给她十亩还嫌少。这人孝，这人孝，给她十亩为养老。

三十八岁那年，山东大旱，饿死很多人，武训就用乞讨来的钱买了四十袋高粱发给饥民。武训这样的行为，与那位神仙乞丐李阿颇为相似。像武训这样的忍耐力和吃苦能力，就是一般的修道人也是难以企及的。可是他自己从来都不觉得苦，整天念念叨叨、乐乐呵呵的，真正达到了以苦为乐的圣人的境界。

就这样一天又一天的坚持，武训的“义学疯症”开始被人们接受、理解、感动和支持。1888年，武训与杨书远、姜崇山创办了第一家义学“崇贤义塾”。后来，他又资助了证和尚在杨二庄创办第二所义塾；1896年，与施善正创办第三所御史巷义塾。三所义学占地近三百亩，为了创办学堂，武训共花去一万多吊钱。

武训一生行乞办学，从未过上一天好日子，直到光绪二十二年（1896年）病逝，享年五十九岁。出殡那天，堂邑、馆陶、临清三县的官绅、学子和百姓全部都来送葬，那真是人山人海，哭声震天，万人空巷都形容当时的情形。

武训死后，清廷为他立传，民国政府将他写入教科书，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。而唯有中共对武训大加批判，那张污蔑诋毁的大口一张，武训就从“千古一丐”变成了“大流氓、大债主和大地主”，成了“劳动人民的叛徒”，甚至在文革中，中共挖开武训的坟墓，棺椁游街，尸骨砸碎……以至于后来的许多中国人根本不了解这位千古圣丐的生平，甚至有的人连武训的名字都没有听过，实在是令人悲哀叹惋。

## 结语

中国人讲“人不可貌相”，诚哉斯言！在人间最落魄、最卑微、最易受鄙视的乞丐群体中，竟藏着名士，出过皇帝，也有度化世人的神仙和教人无私向善的圣人。而在社会上，又有多少本是璞玉的人或事，却被我们误认为顽石呢？◎

# 历八十一难，真经才不再只是一本书

文 / 躬行

在中国传统文化里，很多人以为《西游记》讲的是“取经”，其实它更深的一层，是在讲“修”。因为真正重要的，从来不只是“经书”，而是“人”。

如果唐僧师徒只是到了灵山，把经卷装进包袱，再原路返回，那么《西游记》不过是一个神怪故事。可真正让这部书伟大的，恰恰是那八十一难。

没有黄风岭的恐惧，没有火焰山的煎熬，没有白骨精的迷惑，没有女儿国的情关，没有真假美猴王的辨心；没有一路上的饥寒、误解、离散与生死，那“真经”终究也只是——一本书。因为书上的字，谁都能读；可经里的“道”，必须用人去走。

这正像陆游所说：“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。”

很多时候，我们以为自己懂了。读了几本书，听了几堂课，明白了几句道理，便觉得自己“悟了”。可真正的人生一来：被人误

解时，被利益诱惑时，被情感牵动时，被痛苦逼迫时，被命运推到绝境时，我们才会发现：原来自己“知道”的，并不等于真正“做到”。所以《西游记》里最重要的，从来不只是“经”，而是“难”。因为难，才是炼人的炉。

孙悟空为什么最后能成佛？不是因为他会七十二变，而是因为他终于学会了收狂心、去争斗、忍委屈、护别人、守信念。

猪八戒为什么始终成不了悟空？因为他总在“知道”与“做到”之间摇摆。

沙僧为什么看似平凡，却能走到最后？因为真正的修行，很多时候不是惊天动地，而是默默承受。

而唐僧最难的，也不是妖魔。而是明明一路受苦，仍相信西天；明明屡遭欺瞒，仍相信善；明明身无神通、屡陷险境，却始终不肯背离本心。

这才是真正的大修行。所以唐代高僧黄檗禅师讲：“不经一番寒彻骨，怎得梅花扑鼻香。”

因为没有经过苦难，人很难真正理解：什么是忍，什么是慈悲，什么是放下，什么是坚定，什么是信仰。就像一个人从未经历风暴，他口中的“坚强”，往往只是概念。而一个真正从深渊里走出来的人，哪怕沉默不语，身上也自会有一种力量。

这也是为什么，真正伟大的修炼文化，都不强调“说”，而强调“行”。如法轮功讲实修，法理不是停留在口头，而是要落实到修炼人的一思一念、一言一行之中。因为“经书”只是门，真正要走过去的，是修炼人自己。

所以回头再看《西游记》，便会发现：八十一难，并不是取经路上的“障碍”。恰恰相反，经书中的法，正是在这一重重磨难中，被修炼人悟到、证实的。

经书可以被带回东土，而真经，却是在八十一难中，一步一步炼进生命里的。◎

►《清彩绘全本西游记》057，清 佚名绘，原藏江西萍乡市图书馆（网络图片）



## 佛家故事

# 众香国里来，众香国里去

文 / 德惠

北宋著名文人米芾（公元1051—1107年），初名“黻”，后改为“芾”，字元章。他在书法、绘画方面皆自成一派，曾任校书郎、书画博士、礼部员外郎等职，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书法家、画家，与蔡襄、苏轼、黄庭坚并称“宋四家”。

然而，米芾一生的成就并不仅限于书画艺术。相传，他还是一位虔诚信佛、在家修行有得之人。

米芾青年时期便信仰佛教。在

浙江新昌县的东晋古刹大佛寺崖壁上，留有他题写的“面壁”二字。“面壁”在佛教中常与禅修、静坐相联系，由此可见，他对佛法并非仅停留在信仰与仰慕层面，而很可能有过实际的静坐修行经历。

在《私居帖》中，米芾曾写道：“私居杜门，以禅悦为乐。幻法有如是，不以禅悦，何以为遣？”意思是说，自己闭门独居，以禅修中所得的喜悦为乐；面对世间如幻的种种现象，若没有禅悦，又将如何排遣？从这段文字中，可以感受到米芾对禅修境界的亲身体悟，

以及他在修行中所获得的内在安宁与喜悦。

到了晚年，米芾在淮阳任职期间，据说还预知了自己离世的日期，显现出不同寻常的生命状态。

据明代朱时恩编纂的《佛祖纲目》及清代《四库全书》所载，米芾晚年学禅有得，最后卒于淮阳军中。去世前一个月，他便开始料理家事，写信向亲友告别，并将自己平生珍爱的书画等物悉数焚毁；又预先备好一具棺木，日常坐卧、饮食皆在棺中。临终前七日，他不再食用荤腥，沐浴更衣，焚香静坐。

到了预知的日期，他遍请当地僚属前来，手举拂尘，向众人示言：“众香国里来，众香国里去。”说罢，掷下拂尘，合掌而逝。

此外，《淞水集》《夷坚志》等古籍中，也有关于米芾临终异事的记载。多种史籍与笔记的流传，使这段逸事在后世广为传颂，也为人们认识米芾书画之外的精神世界，留下了一条颇为特别的线索。

那么，米芾临终时所说的“众香国”，究竟是怎样的地方呢？

据佛教经典《维摩诘经》记载：“上方界分过四十二恒河沙佛土，

有国名众香，佛号香积。”经中还记载，此佛国中“唯有清净大菩萨众”。也就是说，在佛教经典所描述的世界中，确实有一个名为“众香”的佛国净土。

米芾一生以书画闻名于世，而他临终前所留下的这句“众香国里来，众香国里去”，则为这位艺术大师的生命增添了一层超然出尘的色彩。对于信仰佛法的人而言，这或许意味着：米芾在长期修行之后，最终明了自己的生命来处与归处，并安然往生于佛国净土之中。◎